

话案戏
新公声
灯民声
剪新无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剪灯新话

(明)瞿佑著

出版说明

【版本及收藏情况】

明代传奇小说集。明瞿佑著。4卷，每卷5篇，共20篇。有洪武十一年(1378)序。多摹拟唐人传奇。因遭禁毁，中国无全本，后董康诵芬室据日本庆长、元和间与《剪灯馀话》合刊活字本翻刻，1931年上海华通书局铅印，方有足本。上海图书馆藏有明末刊残本。

【内容梗概】

多写烟粉、灵怪、爱情故事。可分三类：描写爱情。如《秋香亭记》写正常的夫妻生活已满足不了男主角，《金凤钗记》主要的情节是“私通小姨”，笔端时时流露赞赏之情；《联芳楼记》津津有味地夸耀郑生与薛氏两姊妹通奸；《申阳洞记》中的陇西李生对三个已被妖猴奸污的女子津津乐道。第二类写因果报应。如《令孤生冥梦录》写秦桧等的历代误国之臣在地狱里“身具桎梏，以青石为枷压之，”万劫不复。《绿衣人传》，写南宋奸相贾似道的侍女因与仆人相爱，被贾双双杀死。仆人托生后，侍女的鬼魂来与其相聚哭诉。《秋香亭记》写元惠宗至正年间，商生和表妹杨采自幼相爱，长大后因战乱而天各一方，终于难成眷属，此篇寄予了作者的身世之慨。第三类反映文人的悲剧命运。第四类主要写人鬼、人仙奇遇的故事。如《华亭逢故人行》写洪武年间士人石若虚遇到故人的鬼魂，暗示了功臣的不幸。《水宫庆会录》写潮州士人余善文才华出众，但在人间不遇，却受到龙王器重，请到龙宫作文，返回人间后绝意功名，出家为道，后遍游名山，不知所终。

卷 一

水宫庆会录

元至正四年，潮州儒生余善文白天在家里闲坐，忽然有两个力士，头戴黄头巾，身穿绣花衣服，从外面走进屋来，向他致敬，说：“南海龙王广利王有请。”善文惊讶地说：“广利王乃是南海之神，我善文是尘世中人，阴阳路途不同，彼此有什么相干呢？”二人说：“您只管前行，不要推辞。”

于是，余同他们一齐出南门外，看到一条大红船停泊在江边，登上船，有两条黄龙护卫而行，快如风雨，瞬息之间已经到了龙宫。停在门前，二力士进去通报。过了一会儿，来请他进去。广利王亲自走下台阶迎接，说：“久仰您的声誉，因此有请大驾，还希望不要诧异见怪。”随即，引他走上台阶，要与他对面而坐。余德文敬畏不安，连连谦退。广利王说：“你住在阳界，我居于水府，互相并不统辖，可不必推辞。”善文说：“大王您高贵尊严，在下乃一介穷书生，如何当得起这么隆重的礼仪！”坚决推辞。这时，广利王手下两个臣子叫鼈参军、鳖主簿的，小步疾行而出，启奏说：“客人所言极是，大王应顺从他的请求，不应自减声威与德行，有失体统。”广利王于是居中而坐，另外安放一榻在右边，让善文坐。并说：“寒舍偏僻简陋，向与蛟鳄、鱼蟹为邻居，无以显示神威，宣扬天命。现在打算另外构筑一殿，命名为‘灵德’，工匠已发动，木石等建筑材料都已具备，所缺少的唯有一篇上梁文而已。听说君子您拥有非凡的才能，怀藏济世的谋略，因此特意邀请您到这里，希望能替我撰写此文。”说完，即刻命侍从拿出白玉砚，捧上毛笔，又备了一丈多长蛟绡纱，放在善文面前。余善文低头听命，笔走纱面，一挥而成，未作任何修改。那文章说道：

天地之间，海为最大；人物之内，神为是灵。既属于人们供奉的神祇，怎能没有壮丽的官室？因此重建宝殿，新定美名；挂龙骨作为大梁，灵光耀日；排鱼鳞作瓦片，瑞气蟠空。列明珠白壁之帘枕，接青雀黄龙之舳舻。精美的小窗开启时海色在户，华丽的官门打开时有云影降临屋中。雨顺风调，威镇南海八千余里；天高地厚，流传后世亿万斯年。汇入江汉东流之水，接纳溪湖汇来之波。河湖水神，纷纭而到；鬼国罗刹，接踵而来。岿然独存若鲁灵光殿，美丽堂皇像汉景福宫。控制蛮荆而接引瓠越，永壮宏规；上达天庭而呈上贵重的琅玕，宜兴善颂。遂为短唱，助举修梁。

抛梁东，方丈蓬莱指顾中。笑看扶桑三百尺，金鸡啼罢日轮红。
 抛梁西，弱水流沙路不迷。后夜瑶池王母降，一双青鸟向人啼。
 抛梁南，巨浸漫漫万族涵。要识封疆宽几许，大鹏飞尽水如蓝。
 抛梁北，众星绚烂环辰极。遥瞻何处是中原？一发青山浮翠色。
 抛梁上，乘龙夜去陪天仗。袖中奏罢一封书，尽与苍生除祸瘴。
 抛梁下，水族纷纶承德化。清晓频闻赞拜声，江神河伯朝灵驾。

伏愿上梁之后，万族归仁，百灵仰德。珠宫贝阙，上应天上的日月星辰；袞衣绣裳，具备人间的多福多寿。

写完，进献给广利王。广利王大喜，选择吉日完工，派使者到东、西、北三海，请各位龙王来赴庆祝宫殿落成之会。

第二天，三位海神都到了，随从着千乘万骑，神龙猛蛟，在前后跳跃，长鲸大鯢，在左右奔驰。至于一般的鱼头鬼面等差役及手执旌旗，一一拿着戈呀戟的，也真不知道有多多少少。这一天，广利王头戴通天冠，身披绛纱袍，手持碧玉圭，跑到门前迎接，礼节十分庄重。三位海神亦各打扮得冠冕堂皇，整饬好他们的剑佩，服饰仪表显得庄严敬肃，只不过所穿的衣袍，各随其方位有异而颜色不同。

寒暄已毕，宾主作揖谦让而坐。余善文穿着平民的服饰也坐在殿角。他正打算与三位海神叙礼相见，忽然东海龙王广渊王座后有一个随从大臣，头戴御史法冠，长着长长胡子，名叫赤鯀公的，跳跃到广利王面前询问道：“今天贵殿落成，特地为三位龙王安排了这个盛会，纵然是长江汉水之长，河川湖泊之君，都不得厕身其间，出席会议，这礼可以算得上隆重庄严了。可那个穿平民服饰、坐在角落里的是什么人？怎么敢乱闯到这里来了！”广利王闻声道：“这位乃是潮阳德才出众的余君善文，我建造灵德殿，特地邀请他来作上梁文的，所以就留他在这里了。”广渊王见状，急忙说：“文人在座，你哪来那么多话？还不给我退下！”赤鯀公于是惭愧地退了下去。

一会儿上酒奏乐，有二十个美女，振摇着珠玉串成的耳饰，拖曳着灵巧轻便的衣裙，列队在筵前步履轻快地跳起舞来，还唱起凌波之歌：

若有人兮波之中，折杨柳兮采芙蓉。振瑶环兮琼珮，璆锵鸣兮玲珑。
 衣翩翩兮若惊鸿，身矫矫兮如游龙。轻尘生兮罗袜，斜日照兮芳容。蹇独立兮西复东，羌可遇兮不可从。忽飘然而长往，御泠泠之轻风。

跳完舞，又有四十个小歌童，打扮新颖别致，舞动香袖，在庭下跳起采莲队舞，还唱起采莲曲：

桂棹兮兰舟，泛波光兮远游。捐子块兮别浦，解子佩兮芳洲。波摇摇兮舟不定，折荷花兮断荷柄。露何为兮沾裳？风何为兮吹鬓？棹歌起兮彩袖挥，翡翠散兮鸳鸯飞。张莲叶兮为盖，缉藕丝兮为衣。日欲落兮风更急，微烟生兮淡月出。早归来兮难久留，对芳华兮乐不可以终极。

两支舞完毕，而后敲起灵鼙鼓，吹起玉龙笛，众乐齐鸣，宾主觥筹交错，畅饮尽欢。于是，东、西、北三位海神共捧一杯酒，向余善文致敬说：“我们僻居边远角落，没见过隆重的仪式，今天盛会，能够看到如此盛大的礼仪，而且有幸在这里遇到你这位大君子，真是倍增荣耀。希望你能作一首诗以记载盛会，使之流传于龙宫水府，或许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。不知可不可以？”余善文推辞不掉，于是写下《水宫庆会》诗二十韵：

帝德乾坤大，神功岭海安。渊官开栋宇，水路息波澜。列爵王侯贵，分符地界宽。威灵闻赫弈，事业保全完。南极常通奏，炎方永授官。登堂朝玉帛，设宴会衣冠。凤舞三檐盖，龙驮七宝鞍。传书双鲤跃，扶辇六鳌蟠。王母调金鼎，天妃捧玉盘。杯凝红琥珀，袖拂碧琅玕。座上湘灵舞，频将锦瑟弹。曲终汉女至，忙把翠旗看。瑞雾迷珠箔，祥烟绕画栏。屏开云母莹，帘卷水晶寒。共饮三危露，同餐九转丹。良辰宜酌酹，乐事称盘桓。异味充喉舌，灵光照肺肝。浑如到兜率，又似梦邯郸。献酢陪公会，歌呼得尽欢。题诗传胜事，春色满毫端。

诗写完奉呈后，宾主十分高兴。不久，太阳落下山顶，月亮从东谷升起，诸位海神吃得大醉，一一由人扶着出殿，各自返回他们的水国，而车马布集的声音，过了很长时间仍不停止。第二天，广利王特地设宴答谢余善文。吃完饭，广利王命下属用玻璃盘盛放了十颗夜明珠、二枝通天犀牛角，作为诗文的报酬，又派二个特使送他回家。余善文回到家里，将所带来的珍宝，卖给了一家波斯珠宝店，获得亿万财产，于是成为豪富之家。日后，余善文也不把功名放在心里，丢弃家庭外出学道，遍游名山大川，世人也不知道他的结局下落。

三山福地志

元自实，乃是山东人氏。生来质朴鲁钝，不通文墨。但家境很富足，以田地庄园所得为生。同乡有一个缪君，授得福建一个官职，因缺少路费，便到自实处借了二百两银子。自实因为同乡交情很深，也不问他要借条，就如数借给了他。

元至正末年，山东大乱，自实被成群结队的强盗抢劫，家财一空。当时，平章政事陈友定守卫福建，福建一带很是安定。于是，自实带着妻子儿女取海道往福州，打算访求缪君并投靠他。到了福州以后，打听得缪君果然在陈友定幕府中，掌权执政，颇有威势权力，门第显赫。元自实十分高兴，但是在艰险困苦的环境下，由于长途跋涉于道路，衣服破烂，容貌憔悴，不敢马上去见他。于是在城中租赁了房子，安顿下妻子儿女，整饬衣帽，选择日子前往拜访。正巧，碰上缪君外出，就拜谒于马前。缪君起初好像不认识他，等到聊起家乡，通报姓名，才感到惊讶并表示道歉。遂即引自实进屋，并以宾主的礼节相待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喝完茶，就送客了。第二天，元自实又去了缪府，也不过招待三杯酒和茶果而已，全然没有一点眷顾的意思，也不说起借银两的事儿。元自实回到住所，旅舍凄凉，妻子儿女怨骂道：“你不远万

里来投靠熟人，所为的是什么事？今天被三杯薄酒一搪塞，就不发一言，我们还有什么指望！”

元自实迫不得已，第三天再次前往造访，可缪君好像已经十分讨厌他了。元自实正要开口，缪君急忙说：“过去承蒙你借给我路费，我一直铭记在心，不敢忘记；不过我现在仕途萧条，俸禄微薄，但老朋友远来，岂敢辜负恩德？希望能将借条还我，我自当如数陆续奉还你借予的银两。”自实听闻此言，不由惶恐地说：“我与你共为乡亲，从小交往深密，受命周济急难，向来没有借条，你今天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？”缪君神色严肃地说：“借条确实有，只可惜兵火之后，您已经丢失了。但是有没有借条，我也不去计较了，只希望放宽期限，让我能尽力偿还。”元自实只得“唯唯”而出，却责怪他的话巧诈狂妄，负恩背义如此，这真是羝羊的角触入篱笆眼，进退维谷了。

半个月以后，元自实再次登门，缪君只以好话打发他，终究没有一文钱的施予。就这样反覆推托，于是很快过了半年。

这市中有一个小寺院，元自实到缪君的家，寺院正好在中途，所以他就经常在门下歇脚。寺院主持轩辕翁，是个有道之人，看到元自实经常往来，日子长了，就同他答话，因此彼此就熟悉了。时值隆冬，已近新年，元自实穷极无聊，只好又来缪君的家，拜求并且哭泣道：“新年临近，妻子儿女饥寒交迫，袋里没有一文钱，米缸里没有一点余粮。过去你所欠的银两，今天我也不敢再求你归还，只求您像《左传》里所说的：捐一斗水救活涸辙中的鲋鱼，施一壶熟食来救鬻桑的饿人，这就是旧友的恩赐了。恳望您怜悯怜悯我吧！”说着，一头趴伏在地。

缪君扶他起来，扳着指头算日子，告诉他说：“再过十天，应该是除夕，你可以在家专心等待，我从俸禄中分给你禄米二石、银子两锭，派人快马送到你家，作为过年的费用，希望不要以少为怪。”并且又再三叮嘱，不用外出等候。元自实感激而回。到家后，他就用缪君的话来安慰妻子儿女。到了那一天，全家盼望。元自实端坐在床上，派小儿子到闾里的门前打探。一会儿，小儿子跑回来说：“有人背着米到了。”他听了就急忙出家门等候，谁知那人经过他们家时看都不看一眼，元自实还以为来的人不认识他们家，急忙赶上去问他，那人却说：“这是张员外给塾师的粮食。”元自实遂默然回家。一会儿，小儿子又奔回来告诉他：“有人带着钱来了。”他又急忙出去迎接，可那人还是过他们家也不进来。再追上去探问，那人则说：“这是李县令临别时赠送给游子的钱。”元自实闻言，怅然而感到惭愧。这样的情况一连有好几次，到了晚上，竟然还是一无踪迹和音信。

第二天就是正月初一了，元自实被缪君一误再误，一粒米一束柴都来不及置办，妻子儿女相对哭泣。元自实愤怒得不能自遏，暗地里磨了一把锋利的刀，坐着等待天亮。

等到鸡叫更鼓停止，他就直接奔往缪君的家，打算等他出门时一刀刺死他。此时，东方还没有发白，路上没有行人，只有小寺院中的轩辕翁正点着蜡烛诵经，对门而坐。他看见元自实往前行走，后面有奇形怪状的几十个鬼跟着，有的鬼拿着刀剑，有的鬼执持椎凿，披头散发，裸露身体，样子很是凶恶。大概有一顿饭的功夫，自实又回来了。后面有百来个头戴金冠，身佩玉珮的人跟随，有的振扬幢幡伞盖，有的举着旌幡等旗帜，和颜悦色，样子十分安闲。轩辕翁心下思量，以为自实已经

死了。诵完经，他就急急忙忙地前往造访元自实，可自实却安然无恙。

坐定以后，轩辕翁问道：“今天早晨，你到哪里去了？为什么去时匆匆，而回来缓缓？希望说来听听。”自实不敢隐瞒，全部说了出来：“缪君的不道义，搞得我颠蹶困顿！今天早上我确实身怀磨砺的快刀，打算前往杀掉他以逞我心！等到了他家门口，我忽然想：‘那人确实得罪了我，可他的妻子儿女又有什么罪呢？而且，他又有老母在堂，今天我若杀了他，他们全家又依靠什么呢？宁可人家辜负我，不可我辜负别人。’于是我暗暗忍了这口气回家了。”

轩辕翁听说后，行稽首礼并祝贺说：“您这么做将会有后福，因为神明已经知道这件事了。”元自实问他缘故，轩辕翁说：“你有一念之恶，凶鬼就到了；你有一念之善，福神就降临了。这就如同影子附形，如同回响应声而起，因而知道暗室之内，仓卒之间，不可萌发作恶之心，不可犯罪而有损德行。”于是把自己所看到的都告诉了他，并且百般抚慰，又拿出一些钱米来救助他的急难。但是元自实终究闷闷不乐。到了晚上，他就自投于三神山下的八角井中自尽了。

谁料，井水忽然分开，两岸石壁陡峭，如刀削一般，当中见有一条狭路，仅仅能供人行走。元自实摸着石壁行走，差不多有几百步，石壁终止而路也断了，出一弄口，则见天地开阔，日月照临，俨然是另外一个世界。他看见一座大宫殿，匾额上用金字题着“三山福地”四个大字。元自实瞻仰后走进宫殿，只见长廊中静悄悄的，古殿里烟消火灭。他徘徊不前，四面察看，却杳无人影，只听到钟磬之声，隐隐约约从云外传来。元自实饥饿难忍，实在走不动了，就睡在石坛的旁边。

忽然，有一个道士，拖曳着青色的衣裾，振响着雪白的玉珮，来到自实面前，叫他起来，笑着问道：“翰林公了解旅游的滋味吗？”元自实拱手回答：“旅游的滋味，我已经尝够了。这‘翰林’的称呼，多么错误！”道士说：“你难道不记得在兴圣殿起草西蕃诏书的事了么？”自实说：“我乃是山东的俗人，平民贱士，年届四十，目不识丁，生平未曾游览过京城，怎么会有起草诏书之说呢？”道士说：“你大概是被饥火所恼乱，无暇记忆以前的事情了。”于是，从袖中拿出几枚梨枣让元自实吃下去，对他说道：“这叫做交梨火枣。吃了之后，可以知道过去未来的事情。”

元自实吃完梨枣，清醒觉悟，于是记起学士的时候，在京城大都的兴圣殿起草西蕃诏书的事，就好像昨天发生的一样。随即请问道士：“自实前世犯了什么罪，今世要受这样的报应？”道士说：“你也没什么罪，只是在任的时候，以文学自高自傲，不肯提拔后学，所以今世让你愚昧不识字；以爵位自我尊大，不肯结交接待游子，所以今世让你到处漂泊无处依止。”元自实听了，就指斥当代的高官而问他：“某人身为丞相，却贪婪无厌，公然进行贿赂，他日应当受什么报应？”道士说：“那人乃是无厌鬼王，地下有十个炉子来熔炼他的横财，现在他的福份也已满了，应当受到囚禁的灾祸。”元自实又问道：“某人身为平章高位，却不约束军士，杀害良民，他日应当受到什么报应？”道士说：“那人乃是多杀鬼王，有三百鬼兵，都是铜头铁额，助他为虐。现在，他的命运衰竭，应当受到身体分割截断的祸殃。”元自实又问：“某人身为监司，但是那里的刑罚不振肃；某人身为郡守，而那里的赋税劳役不均匀；某人身为宣慰使，没听说宣慰什么事；某人身为经略使，没听说经略什么方面，那么这些人又应当受到什么报应？”道士说：“这些人脚镣手铐都已经加在身上，铁索系在脖子上，像是一堆腐烂的肉，如同一把肮脏的骨头，纯粹是等待戮杀的魂魄，哪里值得

推测呵！”元自实于是举发缪君欠债的事。道士说：“那人乃是王将军的管库人，财物怎么能够随便乱动用呢？”道士说：“不出三年，世道会大变动，大祸将要来临，十分可怕。你应该选择地方居住，否则恐怕会受牵连，遭到祸殃。”元自实听了，求道士给他指示躲避兵火的地方。道士说：“福清可以。”又说：“不如福宁。”这番话说完，又对元自实说：“你到这里已经很久了，家里人都很盼望，现在你可以回去了。”元自实告诉他没有路，道士就指了一条路让他回去，于是元自实向道士拜了两拜告别了。

元自实走了二里多路，在山后发现了个洞可以出去。回到家里，原来已经过了六个月。自实急忙携带妻子儿女直接往福宁乡村中，开垦田地，修治园圃来度日。当他挥舞钁头时，忽然听到土下铮然有声，一下得到埋藏在地下的银子四锭，家境遂渐渐安康丰足。其后张士诚夺取相印，江浙右丞相达识帖睦迤被拘禁，大军围城，福建省平章政事陈友定被俘获，其他官吏大多保不住脑袋，而缪君也被王将军所杀，家财也都归了王将军。以岁月来算，仅仅三年，但道士的预言全部应验了。

华亭逢故人记

松江儒生中有姓全、贾的，二人都富有文才，性格豪放自得，爱喝酒，却不得志，因此放荡不羁，不拘小节，每每以游侠自居。元至正末年，张士诚占据浙西，松江成为他的属郡。二人来往其间，大话雄辩，旁若无人。豪门大族，听到风声就迎接，惟恐落后。全有一首诗说：

华发冲冠感二毛，西风凉透鹧鸪袍。仰天不敢长嘘气，化作虹霓万丈高。

贾也有一首诗说：

四海干戈未息肩，书生岂合老林泉！袖中一把龙泉剑，撑拄东南半壁天。

他们的诗大致如此，人们也更加信从他们的自命不凡。

吴王元年，明兵围攻姑苏城，未能攻下。上洋人钱鹤举起兵救援张士诚，二人自以安禄山的谋主严庄、黄巢的宰相尚让为例，手持马鞭登门，参预他们的谋划，终于攻下了嘉兴等郡城。可没过多久，军队败逃，二人都投水而死。

明洪武四年，华亭儒生石若虚，有事情经过近郊。他向来与全、贾二人亲近和睦，这回忽然在路上相遇。全、贾带着随行的僮仆数人，情状竟与往常一模一样。他们迎着对若虚说：“石君别来无恙？”石若虚忘记他们已经死了，与他们行揖让之礼，辅柴于野地而坐，谈论了有一个时辰。全忽然感慨长叹说：“晋朝的豫州刺史诸葛长民有一句话，叫做‘贫贱长思富贵，富贵又临危机。’可这话并不一定正确。如果贪慕富贵，又怎么能避开危机呢？世间难道真有‘腰缠十万贯，骑鹤上扬州’的事么？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，也应当遗臭万年。隋末竇建德的部将刘黑闥既已立为汉东王，临死时却说：‘我本来在家种菜，都是被高祖贤这班人害到如此地步！’这话

也实在太荒谬浅陋了，足以让人千古发笑！”贾说：“刘黑闼哪里值得去说他！像汉朝的田横，唐朝的李密，也可以算得上佼佼者了。田横开始的时候与汉高祖一样都是南面称尊的，所以耻于改称为臣，逃亡蜗居在海岛，本来可以老死在那里，但是被‘大王小侯’的话所欺骗，结果走到距东都洛阳还有三十里的地方自杀而亡。李密起兵的时候，唐高祖写信祝贺他，推举他做盟主；等到兵败入关降唐，竟然还指望安排他任台、司等高官，没有见识到如此地步！大丈夫死就死了，怎么忍受得了在别人喉下取气、仰人鼻息呢？那韩信创建了秦汉的基业，最终遭到诛杀；刘文静开创了晋阳的福运，结果却受到杀戮。那些功臣尚且如此，其他人还有什么好说呢？”全说：“骆宾王帮助李敬业起兵，作檄文声讨武则天的罪恶，等到兵败，还能悠闲地隐居西湖灵隐，吟咏‘桂子月中落，天香云外飘’这样的诗句。黄巢侵扰唐室，罪大恶极，处死都不能抵偿，等到事败，却削去头发，披上僧衣，逃匿行踪，题诗说：‘铁衣著尽著僧衣。’像这二个人，身为首恶，最终却能免祸，可算是才智谋略都很精深的了。”贾笑着说：“果真如此的话，我们这班人应当感到惭愧了！”全急忙说：“旧友在坐，不要闲谈其他的事情，以免徒然增加伤感。”于是，脱下所穿的绿裘袍，让僮仆到附近村庄抵押换酒喝。

酒换来了，饮过数巡，若虚向二人请求说：“二位平日的诗章，传扬在人口，今日相会，难道可以没有佳作来记录吗？”于是二人思索了一会儿，全的诗先作成，就吟诵道：

几年兵火接天涯，白骨丛中度岁华。杜宇有冤能泣血，邓攸无子可传家。当时自说辽东豕，今日翻成井底蛙。一片春光谁是主？野花开满蒺藜沙。

贾接着吟诗道：

漠漠荒郊鸟乱飞，人民城郭叹都非。沙沉枯骨何须葬，血污游魂不得归。麦饭无人作寒食，绋袍有泪哭斜晖。生存零落皆如此，惟恨平生壮志违。

吟诵完后，若虚惊异地说：“你们二位平日里的吟咏极为潇洒跌宕，今天的诗作怎么这样过分哀伤，与过去大不相同呢？”二人彼此看了一眼，没有说话，只是忧戚地长叹几声。过了一会，酒喝完了，二人告别离去。走了十几步以后，突然就不见踪影了。石若虚大惊失色，才记起他们二人已死了很久了。这时，但见树梢上云雾昏暗，山头红日西沉，乌鸦鸟鹊在丛杂的草木中噪啼。石若虚急忙投奔前村的酒家，访查全、贾二人用来抵押换酒的裘袍，想拿来看一看。可裘袍刚碰到手，就纷纷破碎。碎片好像蝴蝶一般，乘风盘旋，纷纷扬飞。当晚，石若虚就借宿在酒家，第二天早上急忙回家。从此以后，他再也不敢经过这条路了。

金凤钗记

元大德年间，扬州有个富翁吴某，官防御，居住在春风楼的旁边，同世代为官的崔家是邻居，交情深厚。崔君有个儿子叫兴哥，防御有个女儿叫兴娘，都在襁褓之中。崔君于是求聘兴娘日后做兴哥的妻子，防御答应了他，崔君用一只金凤钗作为聘礼。

不久，崔君带着一家到很远的地方做官去了，总共十五年中，并没有一字半句的音信传回来。兴娘长在深闺，年纪已经十九岁了。她的母亲就对防御说：“崔家的兴哥一去就是十五年，不通音讯，现在兴娘已经长大成人了，不可以墨守以前的诺言，让女儿错过婚嫁的时机。”防御说：“我已经应允了我的老朋友，更何况聘礼已下，我怎么可以自失其言呢？”兴娘望穿秋水却不见崔生归来，因而染上了疾病，整日睡在床上，半年以后就去世了。她父母伤心透顶，哭得昏天黑地。临近入敛的时候，母亲拿着崔家原聘的金凤钗，抚摩她的尸体哭泣道：“这是你夫家的东西，现在你已经死了，我留着它有什么用！”于是替她插在发髻上，盖棺入敛。

兴娘入葬两月以后，崔生却回来了。防御接待了他，打听他们全家的情况。崔生说：“家父做了宣德府的理刑官，在任上去世，家母也过世好几年了。现在丧服已经解除，所以不远千里来到这里。”防御闻言，不觉掉下泪来，说道：“兴娘真是薄命，为思念郎君你的缘故，得了疾病，在两个月以前不幸抱恨而亡，现在已经出殡安葬了。”随即领着崔生走进内房，到供着兴娘灵位的桌前，焚烧纸钱，告诉她崔生已经回来了，全家人痛哭失声。防御对崔生说：“你的父母已经去世，路途又远，现在既然已来到这里，就在我家住下吧。老友的儿子，也就是我自己的儿子，不要因为兴娘去世的缘故，就把自己看作是外人了。”即刻派人替崔生搬行李，把他安顿在门旁的一个小书房里。

将近半月后，正好遇到清明节，防御因为女儿新亡的缘故，合家去上坟。兴娘有个妹妹叫庆娘，年龄已经十七岁了，这一天也一同前往，只留崔生一人在家中看守。全家到黄昏才回来，这时天色已经昏黑，崔生在门左迎候。望见有两乘轿子来了，前面的轿子已经进门，后面的轿子到崔生面前，好像有东西掉在地上，铿然发出声响。崔生等轿子过后，急忙拾起来，原来是一只金凤钗。崔生打算进去纳还，可是中门已经关闭，无法再进去了。崔生于是回到小书房，点起蜡烛独自坐着。他想起婚事不能成功，单身一人，孤苦零丁，寄身于别人的门下，也不是长久之计，不由得长叹几声。正打算睡觉，忽然听到“剥剥”的敲门声。崔生忙问：“是谁？”却不见回答。过了一会，他又听到敲门声，这样反覆了好几次。崔生开门一看，原来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正站在门外。看到门开，那女子急忙撩起裙子，走了进来。崔生见状，大吃一惊。那女子低着头，收住气，低声细语地对崔生说：“郎君不认得我么？我就是兴娘的妹妹庆娘。刚才我把金凤钗扔到轿子下，郎君拾到了没有？”说完就要拉着崔生上床睡觉。崔生因她父亲待自己感情深厚，推却说：“我不敢造次。”很严肃地拒绝了她，并且再三推辞。那女子忽然涨红着脸发怒道：“家父以子侄的礼节厚待你，收留你在家中，你竟然在深夜引诱我到这里，要想做什么？我要把这事

告诉父亲，到官府去告你，官府一定不会饶你的。”崔生害怕了，不得已，只好顺从她。直到天要亮了，这女子方才离去。从此以后她傍晚隐蔽而来，早上隐蔽而出，往来于门侧的小书房，差不多有一个半月的时间。

一天晚上，她对崔生说：“我处在深闺，您居住在外面的书房，今天的事情，幸好没有人察觉。只恐怕好事多磨，会合的日子容易受到阻碍，一旦形迹败露，父母怪罪，到那时关闭笼子锁住了鸚鵡，棒打鸭子惊散了鸳鸯，对我来说虽心甘情愿，但于你只恐怕有碍清名。还不如未雨绸缪，事先行动，带着珠宝逃跑，或者隐居在穷乡僻壤，或者匿迹在他乡外县，这样，我们差不多才能悠闲自在地白头到老，不致于分离。”崔生很赞成她的计策，说：“你的话很有道理，我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。”但他又想：自己孤苦零丁，一向缺少亲朋知交，即使想逃走，又能逃到哪里去呢？曾经听父亲说过，有一个旧日仆人叫金荣，是个讲信用道义的人，居住在镇江吕城镇，以种田为生。若现在前去投奔他，大概不会拒绝我。

第二天夜里五更，崔生与女子带着轻便的行装逃出，租船经过瓜州，直奔丹阳。向村民打听，果然有个叫金荣的人，家境很富裕，现在是本村的保正。崔生十分高兴，直奔他家。到了以后，一点也不认识。崔生说了父亲的姓名、爵里和自己的乳名，金荣才想起来并予以相认。金荣设立神主牌位哭拜旧主人，又拥扶崔生到座位上，纳头便拜，说：“这是我家小主人。”崔生便把投奔的缘故全部告诉了他，于是金荣让出正房来安置他们，侍奉他们就如同侍奉旧主人一样，衣食方面的需要，供给十分周到。

崔生住在金荣的家里，将近一年光景，那女子对崔生说：“当初，我害怕父母责难，所以与你学卓文君私奔，这实在也是出于不得已。现在旧的稻谷吃完，新的稻谷业已登场，岁月就像流水一样，已经快到一年了。我想爱护子女之心，凡是作父母的都是有的，如今我们若自己回去，父母高兴能够重得相见，必然不会怪罪于我们。更何况父母生我养我，恩惠没有再比这个更大的了，哪有断绝关系的道理？何不前去拜见他们呢？”崔生听从了她的话，就与她一起租船渡江，进入扬州城。快要到家的时候，女子对崔生说：“我逃跑流窜了一年，今天突然与你一同前往，只恐怕碰到父母发怒而不好收场。你还是先去观察一下，我停船在这里等候消息。”崔生闻言上岸，正要举步，女子又招呼他回转身来，把金凤钗给了他，说：“假如他们怀疑或是不承认，你拿出这金凤钗给他们看就行了。”

崔生到达家门，防御听说他回来了，高兴地出来见他，反而向崔生致歉：“往日照顾接待不周到，以致于郎君不能安居，而去了别处，这是老夫的罪过，希望不要怪罪！”崔生拜伏在地上，不敢抬头仰望，口里不停声地只说：“我有死罪！”防御说：“郎君有什么罪过？怎么突然说出这种话来？希望说个明白，以解除我心中的疑虑。”崔生这才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过去闺房事密，儿女情长。我负有不义的罪名，犯了私通的律条，不告知尊长就要亲，私下带着妻子逃亡，潜藏在村庄，拖延了时日，音容阻隔，书信不传，虽然夫妻感情深厚专一，但怎么敢忘记父母的养育之恩呢！今日我特地同您的女儿，一起回娘家来看望你们，祈望您能体察我们的深厚感情，宽恕我们的重罪，使我们最终能白头偕老，鸳鸯共飞，岳父有宠爱的恩德，小婿则有和睦的快乐，这就是我的希望，只求岳父怜悯我。”防御听了崔生的话之后，非常吃惊。说：“我女儿卧病在床，到如今已经一年了，一直茶饭不进，连翻身也要人扶靠，怎么

可能有这样的事情？崔生以为他们怕玷辱了门户，故意粉饰言词来拒绝，便说：“眼下庆娘正在船上，可以派人用轿子抬来。”防御虽然不相信，还是派家僮急去察看，到了那里却不见女子的踪影。防御正要发火责问崔生，怪他荒诞怪异，崔生忙从袖中摸出了金凤钗，交给防御。防御一见，大为惊讶，说：“这是我的亡女兴娘的殉葬物品，怎么会到你这儿？”

正在疑惑之间，久病卧床的庆娘从床上忽然起来，直奔堂前，拜倒在父亲面前，说：“兴娘不幸，早早告别父母，远远被抛弃在荒郊。但是与崔家郎君的缘分并没有断绝。今天来到这儿，也没有别的意思，只希望爱妹庆娘，来接续以前的婚姻罢了。如果肯顺从我的请求，庆娘的病本当即会痊愈；若不顺从我的话，庆娘的性命便到此为止了。”全家闻言，个个惊慌害怕，看她的体貌，无疑是庆娘；但听她的声音，看她的举止，却又明明是兴娘。为此，吴防御就责备她道：“你既然已经死了，怎么可以再到人间来妄作感乱呢？”她回答说：“我死以后，阴间的长官认为我没有罪，所以不再拘禁，让我隶属后土夫人的帐下，掌管传送章奏。因为我在世上的情缘未了，所以夫人特地给我一年假期，来与崔郎了结这一段因缘。”吴防御听她言词哀切，就答应了她，兴娘马上低头拜谢。又拉着崔生的手，哭泣着与他告别，并且说：“父母已经答应我了，你好好作女婿，千万不要因为新人而忘了我旧人。”说完，痛哭数声，跌倒在地上，众人忙来看时，已经断了气了。大家急忙把汤药给她灌下，过了好大一会儿才苏醒过来，而病体已经康复，行动竟跟平常一样，问她以前的事，一点也不晓得，就好像从梦中刚刚醒过来。

吴防御就选了个吉日，让庆娘延续崔生的婚姻。崔生感谢兴娘的恩情，把金凤钗拿到集市上去卖，结果卖得纸币二十锭，全部用来买了香烛纸钱，送往琼花观，让道士设坛祈祷三昼夜，以此来报答她。崔生又见兴娘托梦给他：“承蒙郎君超度我，可见还有余情。虽然阴阳相隔，实在深深感谢。小妹庆娘禀性柔和，你要好好照顾她。”崔生不觉惊哭而醒。从此兴娘就再也没有出现，多么奇怪啊！

联芳楼记

苏州有一个姓薛的富户，至正初年，居住在阊门外，以卖米为生。他有两个女儿，大的叫兰英，小的叫蕙英，都很聪明漂亮，能写诗作赋。薛某就在住宅后边建造了一座楼来安置姐妹俩，名称就叫“兰蕙联芳”楼。正巧承天寺的和尚雪窗善于画兰蕙，于是就粉刷了四面墙壁，邀请雪窗在上面绘画，有幸登楼的人就如同进入春光和煦的大自然中。这两个女子日夜不停地在这里吟咏，作有诗歌好几百首，取名为《联芳集》，好事的人到处传诵。

当时，绍兴著名文人杨维禎创作了《西湖竹枝曲》，应和的有百余人，并在书铺里雕版印行。两个女子看到以后，笑着说：“西湖有《竹枝曲》，东吴难道就没有《竹枝曲》吗？”于是便仿效杨的体制，作《苏台竹枝曲》十章：

姑苏台上月团团，姑苏台下水潺潺。月落西边有时出，水流东去几时还？

馆娃宫中麋鹿游，西施去泛五湖舟。香魂玉骨归何处？不及真娘葬虎丘。

虎丘山上塔层层，夜静分明见佛灯。约伴烧香寺中去，自将钗钏施山僧。

门泊东吴万里船，乌啼月落水如烟。寒山寺里钟声早，渔火江枫恼客眠。

洞庭金柑三寸黄，笠泽银鱼一尺长。东南佳味人知少，玉食无由进尚方。

荻芽抽笋椽花开，不见河豚石首来。早起腥风满城市，郎从海口贩鲜回。

杨柳青青杨柳黄，青黄变色过年光。妾似柳丝易憔悴，郎如柳絮太颠狂。

翡翠又飞不待呼，鸳鸯并宿几曾孤！生憎宝带桥头水，半入吴江半太湖。

一缟风髻绿于云，八字牙梳白似银。斜倚朱门翘首立，往来多少断肠人。

百尺高楼倚碧天，阑干曲曲画屏连。侬家自有《苏台曲》，不去西湖唱《采莲》。

其他作品也都与此相当，她们的才华可想而知了。杨维桢看到了她们的诗稿，就在后面写了两首诗：

锦江只说薛涛笺，吴郡今传兰蕙篇。文采风流知有自，联珠合璧照华筵。

难弟难兄并有名，英英端不让琼琼。好将笔底春风句，谱作瑶筝弦上声。

正因如此，她们的名声遂远近传扬，世人都认为是汉代的班昭、蔡琰再生，宋代李清照、朱淑真以后的女子更无法同她们相提并论。

兰蕙二女所居那座楼下临运河，航行的船舶都要经过这里。当时昆山有个姓郑的青年，也是世家大族出身，因为他的父亲与薛某交往一向亲密深厚，其父就让郑生去苏州经商贩卖，每次船到就停泊在楼下，依傍薛家为寓。薛某因为他父亲的缘故，将郑生当作世交子弟来相待，往来十分亲密。

郑生很年轻，气质温柔平和，禀性俊秀文雅。夏天他在船头洗澡，二女从窗缝里偷看到了，就把一对荔枝从楼上扔下来，郑生虽然领会她们的意思，但是仰望那高高的屋脊楼宇，飘渺天空，如果不是身有双翅，是不可能上去的。

不久，夜深人静，月落星移，万籁俱寂，郑生站立在船舷边，似乎在等待什么。忽然听见楼窗“哑哑”发出响声。正在顾盼之间，二女用秋千的绒索，下挂一只竹网兜，垂放到郑生面前，郑生于是乘着竹网兜而登上了楼。彼此相见之后，高兴得说不出话来，马上相挽着上床，竭尽缠绵之恋情。那大女儿随口吟了一首诗送给郑

生：

玉砌雕栏花两枝，相逢恰是未开时。娇姿未惯风和雨，分付东君好护持。

小女儿也吟诵道：

宝篆烟消烛影低，枕屏摇动镇帷犀。风流好似鱼游水，才过东来又向西。

到天亮的时候，郑生又乘着竹网兜下楼，从此以后，他们没有一个夜晚不相互幽会。二女吟咏的诗作很多，不能全部记下。郑生因为没有诗来作答而感到羞愧，一天夜晚，他看到书案上有浙江剡溪所产的玉叶笺纸，于是以笔蘸墨在上面题写了一首诗：

误入蓬山顶上来，芙蓉芍药两边开。此身得似偷香蝶，游戏花丛日几回。

二女看到诗，高兴得不得了，把它藏在竹箱中。过后不久，他们又同床共枕，郑生再次向她们索取诗句。大女儿马上吟唱道：

连理枝头并蒂花，明珠无价玉无瑕。

小女儿接道：

合欢幸得逢萧史，乘兴难同访戴家。

大女儿又接着吟唱：

罗袜生尘魂荡漾，瑶钗坠枕鬓鬋髻。

小女儿最后结束道：

他时泄漏春消息，不悔今宵一念差。

就这样凑成了一首律诗。

又一天晚上，午夜以后，郑生忽然惆怅地说：“我本是寄居异乡的旅客，投身在你家门庭之下；今天的事情，令尊大人并不知道。可一旦事情败露，我们之间恩情便会隔绝，就像当年乐昌公主的青铜镜，也许从今以后就将永远剖分了；也像延平津的龙泉、太阿之剑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复合。”一面说着，一面哽咽起来，流下了

眼泪。二女见状道：“我们虽然庸俗浅薄，但是还有自知之明。虽然久居闺房，但是我们也粗通经史，并不是不知道钻穴偷情的可耻，藏才待时的可嘉。但是春花秋月，每每感伤时光的虚度；水性云情，便常常失去自我的控制。以前，我俩像东邻女郎隔墙偷看宋玉一样偷看你洗澡；又像卞和献玉一样，以身相许。蒙你郎君不嫌弃，一概听从了我们，虽然没有行过问名、纳采等六礼，但是确实一言为定不再变心。现在正要同你共欢于枕席，永远侍奉郎君，为什么你反倒说出这番话来，自生疑惑隔阂呢？郑郎啊郑郎，我们虽然是女子，但是这一切都经过慎重考虑。将来如若某一天事情败露，家里怪罪起来，如果父母同意我俩的请求，那么最终我们会嫁给你，到你家执箕帚，司洒扫。如果不能顺遂所愿，那么只有到九泉之下来找我们，我们一定不会再去嫁给别人。”郑生听了这番话，非常感动。

过了不久，郑生的父亲来信催促他回家。兰英、蕙英的父亲见郑生逗留此地不肯离去，很怀疑他。一天，他登上联芳楼，在竹箱中找到了郑生所写的诗，大为吃惊。但是事情已到如此地步，也无可奈何，看郑生也算少年标致，门户也相当，就写信给郑生的父亲，表明结亲的意思。郑生的父亲同意了他的请求。仍然让媒人连通郑、薛二姓之交好，问名纳采，入赘为女婿。这一年郑生二十二岁，大女儿兰英二十岁，小女儿蕙英十八岁。吴地的百姓大多知道这件事，有的人还将这事记录下来写成了掌故。

卷 二

令狐生冥梦录

令狐谏是一个刚直的人，生来就不相信神灵，傲慢放诞，自以为是。凡是有人说到鬼神变化、阴间因果报应等事情，他必定要说大话指斥别人错误。

他所住的居所附近，有一个叫乌老的，家财可算得上巨富，但是仍然贪图利益，没完没了，并且胆敢做不义的事情，他的凶恶是远近闻名的。一天晚上，乌老突然生病死了；死后三天，又活了过来。旁人问他什么缘故，他就说：“我死了以后，家里人为我大做佛事，多烧纸钱，阴间的官吏很高兴，因此得以回到人世。”令狐谏听到这话以后，尤其愤愤不平，说：“开始我以为阳世间的贪官污吏才会贪赃枉法，富人犯法后只要行贿就可以得到保全，穷人没有钱抵罪只好受罚，而今竟然想不到阴间更加厉害！”于是是赋诗一首道：

一陌金钱便返魂，公私随处可通门！鬼神有德开生路，日月无光照覆盆。贫者何缘蒙佛力？富家容易受天恩。早知善恶都无报，多积黄金遗子孙！

诗写成之后，令狐谏朗诵了好几遍。

这一夜，他正点着蜡烛独自坐着，忽然有两个鬼使卒，样子十分狰狞丑恶，一直跑到他面前，说：“奉地府之命来拘捕你！”令狐谏听了大吃一惊，正想逃避，一鬼已抓住他的衣服，一鬼忙拉着他的衣带，驱赶逼迫他出门，脚不着地，一会儿就到了阴间地府。只见大官署就好像阳间御史台、中书省那些衙门一样。二鬼挟带着令狐谏进门，遥遥可见殿上有鬼王披戴冠冕靠着桌子坐着。二鬼挟持令狐谏，让他趴在阶下，然后上殿复命说：“奉命拘捕令狐谏已经拿到。”马上听到鬼王声音严厉地说：“你既然读儒家经典，却不知自我检点，竟敢口出狂言，诬蔑我官府！应该交付犁舌地狱。”说完，就有几个鬼兵上来揪拉他，叫他快走。令狐谏大为恐惧，死死攀拉住殿槛不肯离去。不一会儿，槛栏就被拉断了，于是他不由大叫大喊：“令狐谏乃是人间一个读书人，没有犯罪却遭受刑罚，皇天如果有知，乞求明鉴！”这时，只见殿上有一个穿着绿袍执持手版的官员，叫明法的，向鬼王禀告说：“这个人喜欢揭发、攻击他人的过错，匆忙定罪，一定不肯伏罪；不如让他招供所犯罪行，辨明他的罪责，他